



论《儒林外史》的自传书写

The Autobiography of Ru Lin Wai Shi

符筱韦

FOO YOU WEI

15ALB0619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9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符筱韦

学号：15ALB06198

日期：2019年3月29日

论文名称：论《儒林外史》的自传书写

学生姓名：符筱韦 FOO YOU WEI

指导教师：余歷雄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儒林外史》不是一本静止的小说，它没有固定的角色，几乎每一回都有新的角色登场，随着视角的变化，这些角色又会“莫名其妙”的成为下一回的主角，形成了散乱的叶子结构。随着不同人物的视线，在空间和时间多方面主导的因素下，小说正展开的场景也会在不察觉的情况下改变。

上述所描述的叙事结构，要归咎于《儒林外史》的取材背景。它是一部“日记体”小说，早在吴敬梓生活的年代，小说的部分内容已经流传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其内容主要叙写当时侯的文坛。他不是当时社会上显眼的人物，因此这流传范围是局限的。作者综合了真实的经历，再切入多方面个人的观察，将民间的传闻、时下话题的争论、以及文人对议题的意见和观点等，通过章回的叙述形式，把他身边的人物作为参照写进小说，由此构造出一个虚实相间、错综复杂的虚构框架。除了所见所闻，当中也借助小说文体的包容性加入了作者的想象，开启了章回小说转化为文人小说的历程。

吴敬梓还精心安排了第三人称的说书人，即小说中人物的对白道出了故事，自己则现身小说中成为角色一员，即杜少卿是吴敬梓的虚构自我，他们的生平与“玩世不恭”的思想上都在互相回应。在阅读杜少卿的举动与任何决定时，只要稍作留意就不难找出应吴敬梓的影子。鉴于小说文体自有的虚构元素，有的情节也超出了实际构思，这也是作者有目的的安排。

除此之外，小说也有可依据的情节，这些故事的创作灵感来自作者的真实见闻、又或者是当时流传在民间，文人社交圈子的传闻。本论文将以吴敬梓的生平为切入点，分析小说的自传叙事，并且分析它对虚构形象的改动，以及找出当中的缘由。

【关键字】 《儒林外史》、吴敬梓、杜少卿、原型、生平、朋友圈

致谢

感谢消耗时光阅读此文的你。

首要感谢余歷雄老师，助我拟定论文的方向，安排了一连串的档期，让我得以如期交稿。次要感谢诸位慷慨投意见的老师、爹爹妈妈、一班无时无刻催促我写作业的朋友、家猫云吉……数不清的、不写了。

至于写论文的过程，已经不晓得了。经历了多日，不知不觉，总算把它写好了，总而言之是个沧桑的历程。期间早出晚归，动用不少图书馆的资源，从图书、无线网络、电源、至空调等等，为前线补给购入了不少的白面包，岂不知却得以省下一笔小经费。我打字速度中下，灵感又来得慢，再长时间睡得不好，故众人笑我“脑进水”……不堪回首，所幸这份功课已经“盖棺定论”了。

四月天已致，是时候提交论文了。下周仍需努！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综述	3
第三节 研究构思与方法	6
第四节 研究书目	7
第二章 走动的小说	9
第一节 从现实时间至小说	9
第二节 人物至文学形象的衍生	12
第三章 吴敬梓的虚构自我	16
第一节 杜少卿之原型探讨	16
第二节 杜少卿与文人之情节探讨	21
第四章 杜少卿之形象论述	25
第一节 “败家子”与“失落者”的身份转折	25
第二节 “奇人”与“豪杰”的角色体现	28

结语.....	32
引用书目	34
一、专书.....	34
二、期刊论文.....	36

第一章序言

《儒林外史》是清初文人吴敬梓所写的一部长篇章回反讽小说。小说的故事线展开于明代成化与万历年间，笔下涉及的对象逾百位，从儒生、名士、僧道至平民百姓，以批判官场现实丑行，文人沉迷科举与社会道德沦丧，礼教束缚、骗子当道的乱世等问题现象作为全书主题。吴敬梓的写实性笔法，善于夸张的表现方式带出每一个“一人一事”的复杂故事情节。小说的情节能分为三类型，前半部（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大致叙述作者见闻的笑话和逸事传闻、以及穿插其中的历史叙述。中间部分（第二十六回至第三十六回）的登场人物，其中有小部分的原型取自作者现实中的朋友，利用生活上的观察和印象转化为创作素材。小说的后期（第三十七回至第四十三回）又来到了新的主题领域，文本转向至作者的个人历险，在结尾前（第四十四回后）又让小说人物不断地提起前文所发生过的事件，通过回顾的叙述方式让小说走向开放式的结局。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

列为清代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虽然不及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的文学史地位，但它独有的“话本”文学创作手法是史无前例的，从而见证作者的艺术成就及笔法之高明。他成为了清代四

大谴责小说《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孽海花》的范本，后者借鉴其讽刺题材、手法与风格发展出反映社会形态的写实小说。

清代长篇小说与明代短篇小说，两者在体裁上有差别。清代小说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相较于明代小说而言，后者的叙事结构更来得稳定。直到明末清初，中国古典小说才正式发展成了文人独立创作的现象。在此之前，小说的创作是文人与民间相结合的产物，必须经历创作与流传的过程，并不存在单独成书的现象。例如，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模式是集体性的，小说的雏形话本在民间广泛流传，在由一人或经历几人编辑组织而成，历代小说都没有明确的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脱离了集体创作的模式，整部小说由吴敬梓一人独立完成。

这是一部结构上不断转移的小说。随着情节的发展，空间与人物不断更替转换，在任何事物上都没有聚焦点。小说叙述者在不断地调整叙述视角、叙述距离，文人在日常世界里插曲不断的进行，叙说同一件事件会经过多重角度，从不同的视觉角度作为叙述出发点，使得真相叠加每一人的视觉后不断改写，不断推倒、重建、修正却能让这多样性的改变变得顺理成章。全知的叙述人压缩到了最低极限，让人物随心所欲地发挥他们错漏百出的自我陈述。叙述者的多重视线一味涵括着否定成分，利用重述与回顾不断地削弱着前者的定论，侧面的干扰打断了初始真相的可信度。小说片面的语言，反复无常的结构，就如夏志清的说法：“当小说提供了对一个人物行为的不同记叙时，我们应该相信谁？”¹。本文将通过小说多变的结构，探讨吴敬梓的原型叙事。笔者将针对小说的自传成份，找出吴敬梓的生活现实与情节叙事的实践。

¹ 转引自商伟（2012），《礼与十八世纪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页 244。

吴敬梓是清代第一位使用讽刺笔法撰写小说的文人，这种由来已久的创作倾向最早见于三国，到了晋、唐，发展至宋元小说也数见不鲜，而在清代也不局限在指定文类了，但是讽刺小说却不得以继承文风的主流。明中叶之前，讽刺均为唐传奇、元话本所用，明代盛行的人情小说开拓了讽刺的主题，但只有少数的清代小说得以继承。讽刺小说是的艺术手段在于微而语婉，谩骂小说却不晓得顾及这一点而不经意的过甚其辞。作者从楔子至最后一回，皆不动声色，静观其变，不管结局如何都任由事件自行发展，再圆满落幕。读者不能观察他喜怒哀乐的情绪，却能自行察觉所设下的一连串悲欢情节，可见背后意蕴深远。“自传说”一词取自《红楼梦》，贾府是曹雪芹的自喻，大观园是围绕着作者自身经历而写的故事，那么《儒林外史》的自传会不会成立呢？

第二节 研究综述

后人对《儒林外史》的评价各异，其中鲁迅针对小说类型所发的评价最高。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把《儒林外史》个别分类为讽刺小说而不是谴责小说，对此评价：“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威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2011：217），为这部把讽刺手法艺术化的小说奠定了独一无二的文学地位。《儒林外史》核心的艺术手段是讽刺，并善用现实为文的艺术追求，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鲁迅，2011：217）的清代谴责小说写的是谩骂。张兵、聂付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疏识》不认同此分类，认为鲁迅对古代小说的整体分类尚缺乏统一的标准，“讽刺小说”的规划定论只能从

吴敬梓的艺术创作手法而言，并没有考虑到其内容（人情小说）、文体（传奇、话本）、表演形式（讲史）等（鲁迅，2012：248）。

对于小说“连环套”的叙事结构，胡适认为《儒林外史》全篇没有布局，体裁结构松散，谈不上缜密严紧。他进一步评论：

“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胡适，1986：123）

胡适否认了这类的小说结构艺术，鲁迅则提出：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鲁迅，2011：218）。

吴组缃的“连环短篇说”支持胡适短篇成书的说法，认为章回拼凑是“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吴组缃，1954：12）。杨义则把原、反、正、推的叙事形制称为叶子结构²。

汉学家青木正儿也针对结构发言：

“小说结构形成了一种新体，情节逐一逐一的顺着台面布景转移下去，前后的起伏照应都没有的，各事件之终局也没有，始终一贯的脉络也没有。”（青木正儿著、隋树森译，1976：148）

²欧阳修《归田录》所载：“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又叶子，其制似今策子”。杨义认为，《儒林外史》的长篇结构形态像唐宋古籍的“叶子”叙事形制，体制严谨而发挥自如。参考自杨义（2004），《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 559。

有学者提出小说有其贯穿始终的主干，根据“时间顺序说³”与“功名富贵说⁴”架构全书，以此否决了早期胡适的“无结构”与鲁迅“无主干”的看法。

随着乾嘉学风影响，考据学兴起，清代学者重视《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考证（鲁迅著，张兵、聂付生疏识，2012：246）。金和的《儒林外史跋》最具代表性，当中揭示了众多的人物原型均成为后人研究的基础。天目山樵（张文虎）《儒林外史评》、平步青《霞外摭屑》相继考据出一些人物原型。今人对小说的人物研究，则有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证》凭依雍乾年间传本考证出了三十个人物原型、其他研究则专注在人物与时间考据陈美林《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等等。

至于角色的研究，可根据人物群体或个别角色分类论述。本文所探讨的主要角色是杜少卿，最基础的研究是把他解读成一个士人的形象，陈美林的研究则把他划分为正面人物，接近于泰伯礼的真名士，再从对应原型的生平出发，称呼杜少卿为“败家子”。胡益民、周月亮不从此说法，《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把全书人物分为四类，他则位居贤人与奇人之间。近年来也有许多的文学形象研究，取其他小说的人物作为比较对象，如刘瑞平〈贾宝玉与杜少卿形象之比较〉，另类则是“多余人”、“新人”、“狂人”等特有名词为探讨动机。

³吴小如最早提出“时间顺序说”。章培恒从前者之说，他在《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分析了每一回的时间。

⁴闲斋老人所写的《儒林外史》序提出“其中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

卧评则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后来的学者认为“功名富贵”四字是本小说的思想主干。详见于王超龙，〈近年来儒林外史研究综述〉，《襄樊学院学报》，2010年第12期，页53。

第三节 研究构思与方法

历年来《儒林外史》的小说研究类型可分为二，透过思想史的角度或文学的角度论述。本文撇开《儒林外史》中的儒教、礼节，与当代文人社会弊病的琐碎部分，转而探讨小说非一般的叙事模式，也是本文第二章的研究要旨。这些新颖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结构特性，则要从小说高度的接纳现实成分探析。

小说在虚构、纪实两种模式间展开，其大部分人物与场景都真实存在于现实，情节也是真实上演的事迹，不能忽略小说的写实元素。这是一部利用现实原型化身虚构角色的小说，让活在当下的人物融入小说，其群体大多是儒生。但是，基于文体的限制，小说的真实成分还是有局限性的，至于人物的名字、过于夸张的事迹都纯属虚构。

至于小说过度的写实，那是因为当中融入了作者的视野。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小说作者，吴敬梓对于小说文本叙事空间的介入。一般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理想寄寓，借笔抒情或基于现实的投影，即使化身其中也会升格变成反现实人物。杜少卿是吴敬梓涉及小说的凭据，两人的出身、生活经历、行动空间、社交群体、再观察俩人的性格、思想、对待生活的态度都是大相庭径。杜少卿可以称得上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正面角色，却不是典型的理想型人物，甚至有些理智，他“乐善好施”，最后被迫搬离家园。基于原型限制，杜少卿的人设、经历、生活空间大部分都限制于写实的框架。本文将从吴敬梓的现实经历探讨杜少卿的角色形象。

本文将采用两种研究方法，第一、文本细读法是以小说内容为中心，对文本内容进行细读以了解与探讨小说的结构叙述与情节刻画手段。《儒林外史》合

计楔子共有五十六回⁵，杜少卿登场的回数在于第三十一回至第三十七回。在阅览全书后，笔者将重温指定章节了解人物的去向，再配合评本《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找出当中的细节，由此鉴赏小说中有关于杜少卿与其身边文人团体。

第二、文献研究法是通过收集、鉴别、整理与课题有关的文献，再进一步了解课题后按照设定范畴对其加以归类，通过阅读书籍、论文、参考不同学者的看法取得与内容相应的资料。根据《儒林外史》的人物、情节变迁、叙事模式的基础掌握后，对小说原型进一步的认识。本文将找出原型与人物的相似处，探讨前者是否会间接的影响后者，如何将笔下的角色与现实建立起同步。

第四节 研究书目

本论文将采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参考其中的评语，再以《中国小说史略疏识》作为辅助书籍，以便更深入解读其中的评语。原文摘自李汉秋辑校的《儒林外史汇校汇评》，继原文后阅读了洪江校点的《儒林外史》白话本更清楚地解读小说，解决了各种读不懂，不明白与语法问题。

至于参考书目，笔者采用了资深学者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商伟《礼与十八世纪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了解小说错综复杂的结构，也是本论文的首选书籍。陈汝衡《吴敬梓传》与陈美林《吴敬梓评传》有助于探讨吴敬梓的家世。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则用于探

⁵卧闲草堂本的《儒林外史》共有 56 回，当前学界还有 50 和 55 回的版本。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秉持“《儒林外史》五十卷”之说，金和《群玉斋版跋》则仅有 55 回。

讨各家的评点。为了了解古典小说的发展史，与其中的成书背景，本文借用了张蕾《“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研究》，黄清泉《明清小说的艺术世界》的论点，再通过王德威（2011），《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理清小说的章回小说的结构。关于小说的“叶子”叙事形式，则阅读了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至于学术论文，本文使用了陈美林〈吴敬梓家世杂考〉考证吴敬梓的家世及其住址，再以〈试论吴敬梓的生活环境与儒林外史的地域特色〉找出吴敬梓的移家念头。从潘旭澜〈关于儒林外史中人物与其原型之关系底若干探索〉了解小说为何不完全以现实入文，参考了平慧善〈杜少卿形象漫论〉理解杜少卿被称为奇人的原因，再通过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则探讨了吴敬梓的思想。

第二章 走动的小说

这是一部有特殊结构的小说，它的写作灵感来自现实，把一位原型人物纳入小说的虚构世界，再快速地让文体记载当下性，速写近况或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代作家张天翼所述：

“《儒林外史》里虽然一个第一人称在那里穿线，但似乎有一个“我”在。这个“我”一一把自己所历种种，老老实实在地写了出来。只要我所看所闻，于儒林有点关系的，我都把他收罗进去。”

日志是对生活观察的书面记录，是以日常生活的记载与个人创作的形式写小说。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从一般小说“一以贯之”的叙述模式理解儒林的世界，却不能忽略它的写实成分。

第一节 从现实时间至小说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日记体”小说，其情节都在“进行式”展开，透过作者对现实空间的观察，记录当下正在发生，或发生在早前不久的事情。

《儒林外史》的情节时间置于顺向时态，走向却异常快速。一章所交代的时间就是 3 到 10 年间，小段落间就纵然历时了好几个月，暗省略⁶的笔法让进度

⁶暗省（implicit ellipsis）：不加以注明的省去某一段时间，或直接不述。

流逝于无形间，地这使得漫长的情节获得了推进。随着一段时间的间隔流动，随之而来的的是一个崭新的小片段与未登场的人物，尔后随着时间前进，这些人物又会随着时间共同消失，继而实现角色的过渡转移，让代替它们的人物登场，终而复始。时间的流动带来了新的人物，又把他们带走，代替他们的人物也是如此（商伟，2012：199）。从第一回至第五十五回，人物更替的情形都持续着，角色来去匆匆却不影响揭发丑态的剧情发展。若按照时间的断裂叙事结构一贯性的发展，这循环直到全书情节交代完之前都不曾中止。当然，中途突如其来的引进新人物，任何人物的背景，身份，以及人格也会推进叙事空间的移动。例如，从第一回的山东王冕、至于第八回转移到了浙江的蘧公孙、二娄公子、第十四回叙说马二先生游杭州，第二十回牛布衣来到芜湖、到了第二十四回视野转换到了南京文人群体上……多个人物间的更替，从一个人物推进到了另外一个人物，同样的个体与空间的过渡与转移构思一直延续到终篇。至于承接式的人物展开，它不存在中心点，一位能够贯穿全书的主干人物，既是没有主角的小说。

《儒林外史》的小说时间是根据世俗时间而设，重于叙述当下性。小说把现实中的人物原型作为素材带入虚构框架，再塑造成互相对应的角色。这一类型的虚构人物能够为小说叙述当下性，他们的经历随着现实时间正在展开，往往跟着人物原型的生平时间前进，只要人物的原型还存活在世上，那么小说人物的发展就有可能随时改变。至于明天会发生什么？没有人会知道，作者下一步会怎么写，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更不能猜测结局。纪传体小说的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走向没有太大的落差，所以插叙的手法非常惯用（王平，2001：129）。因此，推断出作者在编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并没有一套完整的预设构思，写作直接受制于现实世界的变化，因其取材构思来自未来。他只能不断地抽取生活素材，从中摄

取新的写作灵感，并对当初的设想加以个人喜好，适当地调整和补充，善于利用后面出场的人物来叙说前面出场的人物。由于小说的发展空间涉及时空上的众多不稳定因素，读者并没有能力预测接下来的情节走向，只有等待作者的下一步安排。

小说也妙用了“重复”笔法，让已简述的事件再一次出现。人物的退场只是一段情节的序幕，更替与转换只是驱动情节的常规模式，并不代表人物沉默的立场。当然。大部分的人物退下后就不再被提起了，也有的被另一人以回忆的方式偶然提起，例如，当年在南京主持泰伯礼的虞育德；也有的人物通过第三者交代近况，因不稍微补充“前情提要”，这些讯息往往来得太突然。作者有意安排的更新都是基于生活原型的真实经历与他们的最新去向，好让“正在展开”的现实与情节同步。例如，权勿用被差役“一条链子锁去了”，正当读者都默认这号人物已经迎来了结局，一直到了第五十三回，陈木南的对白提供了最新的线索，权勿用已得到了昭雪。叙述者一次次回到小说前半部出现的那些人物，提醒我们他们的故事远未结束（商伟，2012：201）。吴敬梓让无数个故事线同时上演，这些暗线在脱离了读者的视野后却不曾中止，他们依然活在人物的话题里，有的成为后来者口中的“过去”，成为“被观察者”或回忆的对象。在叙事过程中，只要触及往事或记忆，情节就会进入短暂的“倒叙”。另外一类则半隐退在小说背后，再以“介入式的人物”回到支线参与故事，并没有选择永久沉默。插叙的笔法使人物变得多变性，原有的“拍板定案”也不一定是必然，却可以被反复的叙述推翻。但是，作者必须根据原型加以补充，把已得知的信息作为原材料拆东补西地修补到主线脉络，一旦忽略当下性，“日记体”小说就会变得不完整了。

第二节 人物至文学形象的衍生

《儒林外史》引进了现实空间，其人物素材大部分都源自现实生活。吴敬梓的创作灵感建立在对周遭人物的观察，将碎片化的信息凝聚在一起，顺理成章地构造另一个社会。吴敬梓将自己和身边的文人圈子，以及当时盛行的传闻放进了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将章回小说转化为真正的文人小说。吴敬梓迁居南京后，他介入了新的文人圈子，期间所结识的文人在他漫长的写作期间组成了一段重要的生活经历。小说第二十六回至第三十六回之间的登场人物，大部分都契合了现实经验，人物的身世，经历上都大致参照原型。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马纯上等人物，这些人物前都是以吴敬梓的朋友作为参考。这些角色的原型分别是：

人物	原型
迟衡山	樊明征，字圣谟，岁贡生。他好古，热衷于礼乐，能诗擅文。
庄绍光	程廷祚，字绵庄，世居南京。他自幼能文，学识渊博，因拒绝权贵的笼络而应试落选，后久试场科。
虞育德	吴蒙泉，名培源，金（贵）人。进士出身，早年仕途不振，出任上元县学教谕，后余姚、遂安县令，年五十方中三甲进士。

马纯上	冯祚泰，字萃中，滁州人，原居全椒，曾任正白旗官学教习，一生科举失利，生活贫困，直到乾隆壬申（1752）顺天举人，同年逝。
-----	--

其中，虞育德是以吴培源为依据原型，情节也营造得与现实图景相似，变得难解难分。例如，第四十八回虞育德离开的情节，这段情节曾真实发生：

“那知因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杜少卿随他去了。”

按照鲁迅的《吴敬梓年谱》，这段来自吴蒙泉担任浙江余姚县令，吴敬梓也一同随行。吴敬梓让现实的人物参与小说，通过不断地观察与创作转化为素材来源。人物与他们的对应原型之间形成了平行对应的关系，通过小说叙述的形象与人物的原型建立不约而同地默契，让两者保持同步关系。小说人物的行为轨迹并不是自主的，直接受到后者的日常活动所制约，而这与吴敬梓的新闻体的写作方式是分不开的。这些人物是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逐渐出现，而不是在下笔前就构思完成（商伟，2012：208）。《儒林外史》的创作时期大约在1830年，并成书于1748至1750年间⁷。此书按照作者的生活素材累积、调整和补充而成，在频繁地注入新人物期间也不断推动“进行式”的叙述。

然而，小说人物是通过虚构塑造的，他们在情节的驱使下，再加以作者的叙述补充，所展开的行动也有一定的虚构性。因此，张文虎否认了自传说，提出“…然描写世事，实情实理，不必确指其人，而遗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频见，可以镜人，可以自镜”（丁锡根，1996：1605）。吴敬梓与虚构的形象虽有联系，

⁷ 最初提出成书于乾隆十三年至乾隆十五年的看法是胡适，鲁迅的说法则是在雍正年间完稿。近来研究则认为成书于吴敬梓逝世前几年。详见谈凤梁（1984），〈《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江汉学刊》，1984年第一期。

看似差不多却不可等同，就好比对主体的“摹仿”。书中人物是经过“遗貌取神”的加工而成，成为熟悉的陌生人，因此小说的人物似是生活中的原型，又非真正的原型（王汝梅、张羽，2001：156）。这些虚构的小说人物从身世，经历上都与原型相互对应。由于虚构是创作小说的必然条件，这些不存在的人物形象不一定要遵从原型的性格和喜好，按照剧情的必要自由发展成独立的人格。若按照开放性和多变性的情节叙事发展，就会反过来影响现实原型，文本就有可能直接介入现实的文人生活或是行动。这将会是吴敬梓的意思，暗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履行这些角色。

若按照地理型的更动，小说也纳入一些现实中的场景，例如第一回的王冕源自山东、第八回浙江的蘧公孙、二娄公子、第十四回马二先生到杭州，第二十回牛布衣来到芜湖、到了第二十四回转换到了南京。至于没有主角的小说，它不存在一位能够贯穿全书的主干人物。除了人物的不停转换，小说也在渐渐地转移场景。古典小说很少专注描写一个人物的发展，叙述一个社会现象的过程，而是交待广大凡人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这与其说是固定中心，不如说是可移动的中心⁸（林顺夫著、希春译，1984：73）。到了小说第一节与第二节的转折（第二十四回），我们所看到的城市，都是基于作者走到哪，写到哪，根据吴敬梓的视线游走。小说的第三十三回写杜少卿搬到了南京，这段确实是真实事迹。南京文人圈子的叙述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吴敬梓本人的经历和观察之上。因此，对他家世，生平，交友和和吴敬梓作为本小说的主要原型，他的原型会在无意间影响着整部小说。因此，若以全虚构的角度，或以全真实的视角谈论《儒林外史》，那是不成立的。或许，我们能认为第二节才受到原型的约束，在那之前都是作者

⁸ 林顺夫指出，传统的中国小说一贯的作法是“一会儿以这个人物为主，一会儿又以另一个人物为主，或者一会儿以这桩事件为主，一会儿又以另一桩事件为主”。

所留意的人事物，所以空间的跳跃性特别广阔。因此，从第二节开始的剧情走向都更为需要参考原型，也更为清楚原型。南京也成了第二节的固定场景，若要为《儒林外史》寻找一个固定点，那就是南京城。

第三章 吴敬梓的虚构自我

胡适的《吴敬梓传》提出，吴敬梓的主要作品，七卷诗已经失传了，我们只能用《儒林外史》作传的材料（胡适著，季羨林主编，2003：743），因此本节将会以吴敬梓的生平与小说雷同的情节比较。小说里大部分人物背后都有原型为基础，一位真实人物走入这本小说的世界后，它会与时变迁，任凭着原型去塑造和改变他的性格和命运。杜少卿在第三十一回初次登场在家乡天长县，可到了第三十三回，随着人物原型的移动，他的故事搬到了南京，小说的第一视角与叙事场景也随之变迁。王德威意识到古典小说重视意义感，“叙史者与虚构者的角色就算不是相同的，至少也是相辅相成”（王德威，2011：34）。如果要获取读者对小说的可信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幻想的情节与历史记录融合，借用虚实空间的错位手法制造“逼真”的效果，让读者信以为真。

第一节 杜少卿之原型探讨

黄安谨对人物原型综合了此说法，“所指之人，盖都可得之，似是而非，似非而或是，故爱之者几百读不厌”（转引自谭帆，2001：161）。金和是第一位考证《儒林外史》人物原型的清人。他在《儒林外史跋》云：“书中杜少卿乃

先生自况”（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69），杜少卿的人物原型是吴敬梓，已点明作者确实是吴敬梓本人，后来学者也从此观点。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程晋芳⁹的《文木先生传》记载了吴敬梓在康熙至乾隆年间的生平略述，当中以“世望族，科第仕宦多显者”¹⁰叙述了他的家庭背景。

杜仪，字少卿，原居安徽天长县，是个秀才。祖辈上几代都是进士、举人、和知府上书。若将吴敬梓与杜少卿的生活经历比较，不难发现其身世背景、经历、身份等等都是大致相同。

“一门两鼎甲，两代六进士”¹¹

“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¹²

上文是吴敬梓的家庭背景，下文则是杜家的背景。第三十一回借杜慎卿之叙述交代了杜家世家子弟的背景，“我家共是七大房。这做礼部尚书的太老爷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后来一位大老爷，做江西赣州府知府……。”¹³（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381）。杜家的背景绝非无根据的独创，作者大量的借用写实素材，使之成为故事的基础。真实的材料在“被借来”

⁹程晋芳，字鱼门。程廷祚（庄绍光）的族侄孙。《儒林外史》均收入两人，程廷祚即庄绍光、程晋芳即庄濯江、名洁。

¹⁰《勉行堂文集》（卷六），摘自编纂委员会（200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350。

¹¹《勉行堂文集》（卷六），摘自编纂委员会（200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350。

¹²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370。

一番虚化至合理而可信，足以适应小说的环境，不容易产生违和，犹如“虚构的真实世界”。

除了人物原型的考据，情节本事的与原型事迹的对应关系，彼此间可以综合比较。

章回	吴敬梓生平	《儒林外史》相似情节
三十三	由全椒移家秦淮河	由天长县移家秦淮河
三十四	赴安庆参加鸿博预试，后被赵巡抚举荐参加京城“博学鸿词科”廷试，但因病为由未应考	杜少卿被举荐赴安庆预试，后装病辞谢李巡抚，自行推辞征辟
三十四	所著有《诗说》若干卷	杜少卿著有《诗说》
三十七	吴敬梓典当全椒祖屋，资助筑修先贤祀	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等重修雨花台泰伯祠
四十八	吴蒙泉任余姚县令，吴敬梓当时也曾远行浙江	杜少卿追寻到浙江当官的虞博士

从文中得出，杜少卿与吴敬梓的生活经验是恰合的，小说的部分情节与现实略有根据，其自传素材根本不容置疑，但未必是实录。这部小说的结构就是现实人生的隐喻，集缀人生际遇的各种图景（张蕾，2012：86）。杜少卿是吴敬梓虚构的自我，这也是小说的自传与写实成分。当中的被借用素材称为“主”，涉

及了虚构成分的称为“从”。艺术形象并不会等同于真实形象，两者却会大致相似，营造虚实相半的创作手法。

杜少卿的出场时间，若切合现实时间的话，大概是吴敬梓还住在全椒时期。这时期的吴敬梓，天天风流度日：“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¹⁴。他不善治财，导致家境败落，只能变卖田产渡日。正如胡适所言，“他生在一个很阔的世家，但是他瞧不起金钱，不久就成了贫士”（胡适著，季羨林主编，2003：743）。小说实写人事的笔法也交代了生平经过，杜少卿作为影子，挥霍程度不次于吴敬梓。小说第三十三回有一段相似的情节，杜少卿吩咐管家王胡子去卖一份田，得来二千多银子，又随手乱用，可想而知这夸张的花费。黄小田为移家的经过批：“弃祖业，离乡里，此少卿之瑕也”，其生活实录是可信的。他以财会友，弹指间家财散尽，到后来银子花得差不多了，只能变卖祖屋，再携带妻子移家南京。

杜少卿初到南京，其搬家的理由被简单概括了，只是纯粹的把银子花光。但是，吴敬梓只保留了“他想看到”的理由，一切冲突与不安的经过都被删减了，只要导入吴敬梓的生平，就能核实所隐藏的部分。雍正年间，吴敬梓离开全椒，移居南京度过余生，从而离开家族流离他乡，并著有《移家赋》为证。吴敬梓在移家三年前曾游南京，期间写下《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当时已萌生“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¹⁵的念头（陈美林，2004：179）。据陈美林的研

¹⁴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转引自编纂委员会（200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350。

¹⁵ 《文木山房集》，转引自编纂委员会（200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466。

究，自嗣父吴霖起病逝后，他目睹了族人的分产纠纷，又家道中落，期间尝尽了人情世态。

移家是吴敬梓的一个人生转折。他对南京城有深厚的感情，对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观察和认识，这也是为什么小说的后半部都在描写南京。吴敬梓在这座城市结交了有着同样兴趣，志同道合的四方文士与各方明贤。他在离开家园后以卖文为生，早年的生活还算过得去，生活已经没有在全椒期间那么富裕了。期间尚有可对应的事迹。修建泰伯庙期间，这时候的杜少卿还一如往常，蹦银三百两修建泰伯祠。吴敬梓总会不经意的借用现实的话再现在小说。往后参与的泰伯礼，是小说中描绘得最详细得部分，必吴敬梓在中年时必须有此一番遭遇。

随后，吴敬梓在搬家7年后就已经拮据了。小说让杜少卿停留在初易居的时光，在四十八回后，他跟随着“书中第一人”虞博士离开了南京，并没交代后来的去向。杜少卿的故事若其后尚有发展，都已经不为其详了。若按照吴敬梓的生平，随吴蒙泉而去只是短暂的浙江之行。他晚年尚留在南京，晚年生活潦倒，过上贫困断坎的日子，落得断炊挨饿、典当度日的下场，他去世时身上只剩下一丁点钱，由朋友资助葬礼。他把生活感叹早已写在小说，第二十八回借季渭萧的对话说：“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死人的，万不可久住”¹⁶，这一番感言可能是吴敬梓的亲自体验。

第二节 杜少卿与文人之情节探讨

《儒林外史》是一本“日记体”小说，正如鲁迅所言：“《儒林外史》当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瘦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鲁迅，2011：217）。除了生活情节外，吴敬梓也让生活经历与周围世界成为小说原材料，把所见所闻的真实事件，热衷的时下话题，言谈事迹重现在文本，另一方面则探讨着时下文人问题，儒家伦理、礼仪与学术。

《儒林外史》把当时活着的人物变成小说原型，有据可循已经是最常见与普遍的形。即使在虚构上毫不马虎，早在《儒林外史》流传的年代，读者只要稍微关注那时候广为普遍的新闻，都会知晓这些人物的真实身份。第三十三回，杜少卿、韦四太爷和来霞士在识舟亭的一聚，是有文字材料可考的，正如《减字木兰花》的词名为证，“识舟亭阻风，喜遇朱乃吾、王道士昆霞”。吴敬梓正从扬州博鸿归来之际，在芜湖识舟亭巧遇王昆霞。小说也按照预先设定履行了情节上的效法，无论人数上、身份、聚会的地点与活动，都与现实如出一辙，正是归途中的杜少卿遇见一位道士，两人再与韦四太爷一起吃酒。为此，吴敬梓的一段看似写景的词作中，暗藏了相关内容，“卸帆窗下，一带江城浑似画。羽客凭阑，指点行舟沓霭间。故人白首，解赠青铜沽浊酒。话别悠悠，万里连樯返照红”¹⁷。若把这段转换到小说语言，则是“大家靠著窗子看那江里，看了一回，太阳落了下去，返照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415）。

¹⁷ 吴敬梓《文木山房集》，摘自编纂委员会（200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469。

这也不是谨此一回把自己和他人的共同经历一同写进小说，到了后来虞博士离去之时，他也交代了两人的去处。

文人小说到章回小说的转折，提供了广阔的写作格局，让小说参与文人世界。吴敬梓打听时下秘友、以及其他文人的去向，他也时时为“他人的故事”作一番更新，让小说与原型更加接近。小说里所描写的文人，除了情节与生活作息相关，其中也有生平上大相庭径者，形成虚构的“真实”。这些次要、非典型的特征都是作者小范围的加工改动后写在小说，基于现实与虚构的反差，他不能“照相式”地描写人物，只能在另一个空间转化调和后创造出高仿的角色。虞育德和季苇萧的生平有着诸多关合，特别是虞博士，作者用了好几回去交代他的生平。吴敬梓也略懂其他文人的下落，正由于原型的限制，他不能让杜少卿与人物碰上一面，只能采取远观的态度，配合移动的人物聚焦¹⁸让他人代为发言。荀玫在退幕后并没有像张铁臂那样获得再度回归的机会，但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察。他的对应原型卢见曾是两淮盐运使，曾因获罪而一度被弹劾。从金东崖与董书办在第二十九回的对话得知，现任盐运使的荀玫因贪桩一事被拿下了，还被打入大牢。直到第三十回，时间是在好几个月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鲍廷玺的话里“今年又是盐运司荀大老爷照顾了他几百银子”（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368），其辞交代了他已复官之事。

小说的内容建立在生活中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互文关系上，它的真实素材也不一定摘自吴敬梓的回忆，或曾亲自见证过的生活事件。这可以是他在生活历程上透过交流的收获，任何听闻见闻都可以涉及在其中。这些“小说化”的真实事迹，

¹⁸ 人物聚焦：第一视角聚集在“正在观看”的人物，他的所见就是文本的第一叙事角度。《儒林外史》运用大量的人物作为观察者，因频繁的人物更替随之转换角度，再通过全新的角度看故事。

其素材均是随着现实经验收集而来，取决于开放式的书写。程延祚与吴敬梓的书信《与吴敏轩书》内提起的“茸城女士”的传闻。这位女子经历丧夫的不幸，遭两家亲属逐出门，期间流落市井，更窃资以逃。这段书信的交谈内容对应了小说第三十九回的情节，沈琼枝本是宋盐商的妾，因误嫁而逃离夫家，来到南京城卖诗艺为生，随之安排杜少卿、武书与沈琼枝的际遇。当然，窃资以逃的特性得以继承，沈琼枝离开宋家时也牵走了不少金银。对于沈琼枝的原型，金和、平步青¹⁹与张评均认为是“扬州女子”，即袁枚所说的“松江张宛玉²⁰”，与书信提及的“茸城女士”是同一个人。

再来，若撇开了“迂儒”与反讽的鉴赏形式，马二先生游西湖遇神仙的情节也是朋友间口耳相传的。冯萃中作为马纯上的对应原型，他是吴敬梓早在家乡全椒县认识的好朋友。密友吴敬梓在知悉他受骗的一段经历后随之写进小说，他也不曾远游杭州。马二的经验是他少年时代的真事，且已颇流传于相识者之间，吴敬梓是很有可能知晓这个故事²¹。此外，关于季苇萧（李薊）在扬州娶妾一事，他也在小说里公开，这都是友人皆知的。他大概也是听众其一。由此可见，《儒林外史》的素材而言，吴敬梓会借鉴一些当下性的真实事迹作为依据，经过适应的调整后回到小说的叙事中。

吴敬梓在晚年期间的听闻也体现在作品里。例如，章末前以戏剧性的形式描写“胡八找恶”的小插曲，源自凤四老爹的原型，甘凤池的具体传闻，当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循环与过程与一段传闻的内容高度相似，先是马伤人、人伤马、

¹⁹ 金和：“沈琼枝即随园老人所称‘扬州女子’”。平步青：“沈琼枝即《随园诗话》卷四所称松江张宛玉”。

²⁰ “茸城”是“松江”的旧称，因此茸城女士同等与松江张宛玉。详见于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再到人伤人。第五十二回，胡八的马误伤了一位少年，他一气之下把马腿踢断了，于是秦二侉子让他踢凤四老爹，结果不慎把脚踢断坏了。这段传闻搬运自徐珂《清稗类钞·技勇类》内的文字记载，讲述一位无赖被马所伤，其师胡某向富人索取医金，富人在“彼自乘吾马，马自怒踢之”的理由而拒绝，胡某不甘，伤马报复，后凤池介入，胡某言：“汝踢马股不为勇，能踢甘老爷肾囊，吾始服汝矣！”，凤池乘笑因允。当然，胡某找咋的代价与胡八一样，落得个惨痛的下场。

第四章杜少卿之形象论述

“败家子”不是单一的文学形象。若偏向自传说，这类研究皆认为杜少卿是吴敬梓的真实写照。即使表现得毫不在乎，反观而看则是个不得志、现实的“失落者”。小说保留了写实文学的艺术性，运用多样的手法刻画人物、描写物态之余其鲜明的人物个性无时无刻都在反映现实。纵观全文，世俗不了解他的异举，冠其为一大“奇人”，至于“豪杰”形象是他所期待的身份的定位，通过双重身份获取名气。

第一节“败家子”与“失落者”的身份转折

章题具有预示内文的作用，正如第三十二回“杜少卿平居豪举”展现了杜少卿形象下一步的举动。杜少卿尚未出场，其他人物就已经为他铺陈了一番，他暴露在多个人物的叙事当中。杜慎卿认为他是个呆子，其“纹银九七，他都认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这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381）的生活态度不可取，并三番四次称他为“大老官”。吴敬梓在家族中并不受欢迎，生活的不节制导致他在宗族中频频惹来非议。杜慎卿的原型是吴敬梓的堂兄——吴槃，他不忘在亲笔诗作〈为敏轩三十初度作〉批评：“弟（吴敬梓）也跳荡纨绔习，权衡什一不谙”（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381），正如他的对应文学形象，并不满意对于金钱规划不理性的杜少卿。

卧评言：“慎卿、少卿俱是豪华公子，然两人自是不同。慎卿纯是一团慷爽气，少卿则是一个呆串皮。一副笔墨，却能分号不犯如此。”（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392）杜慎卿与少卿性格上最大的落差，莫过于那份家族优越感。杜慎卿常仗着科举起家的先祖引以为傲，杜少卿的出身与之相同，却不守家道，因此招惹堂兄的反感。

杜少卿在士人的圈子内也没有太高的声望。第三十四回高翰林谴责：

“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著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420）

高翰林认为杜家每一代都正在逐渐衰败，再以“呆子”尊称杜父，瞧不起杜少卿之余还要求学生以他为戒，并教导他们万万“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些议论他的话正值杜少卿的期许，天长杜仪的身份换来了确定性的个人声明。杜少卿疏财仗义，对人道义为先，只要任何人有难都可以接济，对于金钱毫不计较。他帮助杨裁缝葬母、臧蓼斋的求助下捐助补廩、再予了点钱，还写了推荐信让张俊民的儿子参加考试，资助病重的娄大爷，得知王知县被摘了官，又主动邀请王知县来自家花园暂住。当然，他也遇到许多专门行骗的人，黄大、鲍廷玺、王胡子。这些客人都听闻他“平居好举”的大名，纷纷不怀好意地从他那里骗取银子。有的磕头下跪，有的放声大哭，上演各种戏剧性的故事，甚至连上门哭穷的理由都不足。这“好人”已经超越常理了，这世间从哪里找得到不理性的好人。

第三十三回病重的娄太爷在杜少卿探望他之际说道：

“但是你不会当家，不会相与朋友，这家业是断然保不住的了！像你做这样慷慨仗义的事，我心里喜欢；只是也要看来说话的是个甚么样人。像你这样做法，都是被人

骗了去，没人报答你的。虽说施恩不望报，却也不可这般贤否不明。你相与这臧三爷、张俊民，都是没良心的人……”（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403）

娄太爷也看清了他不谙持家的德性，预言着不久后他将家财散尽。那些不理智的赈济让杜少卿落得田庐尽卖，无家可归的窘境。这也难怪卧闲草堂评本对他的评语为：“写少卿全没一份计较，可为艰难缔造者一哭”。杜少卿却听取了娄太爷临终前的劝导，到南京生活。

“败家子”杜少卿所费不资，其豪爽的性格源自他的生活原型。吴敬梓曾被普遍公认为“败家子”，《减字木兰花》一词可知他“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的因由，想必他对“败家子”的称号是自知的。唯独不同的是，杜少卿花钱的理由写得可正面了，任何救济行为的本质均为仗义疏财，庞大的花费都是出于自愿。吴敬梓中年时曾经移家，杜少卿把银子用得差不多后，将房子并与本家后搬到南京。即使离开故居，他依然暴露在众人的蜚语中。第三十六回国子监门生伊昭曾听闻他的传言，道：“南京人都知道他本来是个有钱的人，而今弄穷了，在南京躲着，专好扯谎骗钱。他最没有品行！”（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451），这也是大部分人普遍持有的不敬重的态度。前文举的例子都抱有否认性，南京的文人圈子，虞育德，迟衡山也对他不可恭维，第三十六回虞博士为他的名声平反：“他是我们世交，是个极有才情的……这正是他风流文雅处，俗人怎么得知？”（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451），也有人会赏识他的了不起，不计较的行径令人羡慕。

至于吴敬梓是否“败家子”，从胡适的说法，他在少年时期过于挥霍，生活放荡不检点，导致钱财在秦淮故居已消耗殆尽。陈美林则认为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养成挥霍的习性，为了散尽父亲死后遗留下来的财产，由此方可挣脱族人

的约束²²。经历了家族夺产，移家等种种的不愉快，在多重伤痛的推动之下他才得以创作《儒林外史》，转移“无家可归”的感伤宣泄。事实上，杜少卿承载了吴敬梓不为人知的悲凉，他是人生注定败落的失落者。全椒人只晓得他是一个败子，不认得他是一个名士，故他最不满意于他的本乡人（胡适著，季羨林主编，2003：743）。他是那个时代的奇人，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规范的道路，所以那个社会就不可能理解他，乡绅们都鄙视他不务正业，并对他进行责难（平慧善，1993：92）。为了疏远早已容不下他的族人，只能开始寻找并接受新的“家园”。移家是杜少卿寻觅“自我”的转折，涉及到自我揭露的过程，他抗拒官方为他设置的“天长县杜仪”身份，成为失落者。文中陆续为钱而来的骗子就如同夺取家产的族人，他来到南京后摆脱了不怀好意的“俗人”，犹如原型的真实经历。最后，他如愿见不到族人，却要在他乡度过余生，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他的“自我放逐”。这也是为什么小说的前期都在描写一班迂儒，对天长县没有留下什么良好的描写，尽是“骗子当道”的社会。小说前期的正面人物有王冕，周进、这一等人都要在各自的理由离开，要么就要像牛布衣那样早死，其余的全都堕落了，非要安排正面人物现身在“移家”之后。杜少卿离开了原乡，等同于这转折也为小说建立了分割线，随之进入南京城为主的第二阶段。

第二节 “奇人”与“豪杰”的角色体现

所谓奇人，他们的形象是抗拒现实的体现，在行为上勇于担当，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即使自觉后也选择性的走向边缘（胡益民，周月亮，2005：202）。

²² 详见于陈美林（2006），《吴敬梓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儒林外史》的奇人为数不多，有杜少卿、沈琼之、凤四老爹、还有章末的“四大奇人”。这些人物与杜少卿都有着同样的气质，他们否定世俗一切约定俗成的规范“标准”，又对异样的眼光表现得不在乎，所作所为都在预料之外，甚至出现“传奇性质”，令人匪夷所思。第三十四回，迟衡山首次提起了奇人：“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423）

杜少卿是秀才，可是“奇”在不肯奉承，不交结地方生员，也不与乡绅打交道，有学者解读成性格上的干脆明了，或把他诠释成向往向往魏晋名士的正面人物。他不求功名，无视现实社会的礼法，向往远古时代的淳朴，这是作者所赞美歌颂的人物（王永健，2011：252）。那么这位“奇人”的目的何在？他恭迎来历不明的人上门，却容不下任何权贵。其一、盐商汪家酬办生日，他请来了县太爷，再下帖子邀请杜少卿去陪客。他认为这人可笑，不请县里的举人或进士陪客，而是邀他去陪衬，于是不近情理的谢绝了。奇人的价值在“叛逆”（胡益民、周月亮，2005：223），面对富商的邀约他可以一笑置之，当然这还不是最荒谬的。其二、有人劝杜少卿去拜王知县为师，他却反过来以师长自居，嘲讽王知县为灰堆里的进士，放言不收他为学生，再一次婉拒众人。小说里互嘲的叙述都是司空见惯的，他的“无理”对忙于求名的众人来说这已经是狂举了。这是理想的寄寓，他平生不谈举业、不做官、即使在《儒林外史》的大背景下，人人举业为志时，他尚能不追求权势，继而排斥初始的文人身份设定，实质为奇人的体现。

杜少卿自我矛盾的“奇”迹象也能从原型的角度上解读。其三、杜少卿不赞同后人对《诗经》只取一家的看法。若把小说看成讽刺之书，采取表面的说法就足以定论他是在质疑贤人的智慧。若带入自况说，全椒吴氏有专研《诗经》的家族惯例（陈美林，1992：46）。吴敬梓通晓《尚书》、《诗经》等，也曾著有

《诗说》。纵观第三十四回，杜少卿以自己的看法解释《女曰鸡鸣》、《溱洧》，并给予这些不是淫诗的定论。

他的“奇”情节虽然取自原型，也尚有不可靠的，并不符合吴敬梓现实的实际构思。他不遵守小说中沉重的伦理框架，身为生员漠不关心功名，对仕途完全提不起兴趣。前文已提供了杜少卿两次婉拒的机会，到了第三次却拒绝了自己的仕途。其四、根据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吴敬梓参加了两次鸿博预试，后被赵巡抚举荐参加京城“博学鸿词科”²³廷试，直到最后一级的督院考试时，他只写了一首试帖诗就离开了，放弃了殿试的机会，从此不再参加任何乡试。《儒林外史》也回应了相关情节，当谢知县推荐他上京应考时，所有读者都期待杜少卿会感激恭迎，他却不按常理地抗拒文人职务。杜少卿居然乔装起来，演起了跪地不起的装病戏码，让知县主动接受请辞。他自此失去考试的资格，丢了生员应考的资格，若配合吴敬梓的生平经历也算是同一个结局。事实上，吴敬梓因病了而未能应考，另一说则是在装病，无论如何都是拒绝了延试²⁴。为此，足以得知小说并不完全遵照现实的事发经过，作者为了照顾情节的前后统一，让小说人物与环境的统一才这样写（潘旭澜，1957：210）。吴敬梓利用人物不同的选择，显然是为了重写过去的事件，这也是生平里第二个被遮蔽的真相。

其实，杜少卿的各种奇闻根本经不起细读，避谈举业不同等与不求名。小说里大部分人物都使用代称，有的是以官职命名，身为作者投影的人物为何名为“少卿”。若按照“奇人”的举止动机再往反面思考，杜少卿是在选择以“豪杰”

²³ 继己未词科五十年后，雍正末年再度召开词科取士，并在乾隆元年召试，其入试的条件是必须得到由地方官员举荐，应者试多属人才，当中袁枚、程延祚也曾落选。详见刘海峰、李兵（2004），《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页 390。

²⁴ 廷试：或称为“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由大学士、尚书、都御史、通政史、大理寺卿、翰林学士、詹事等担任读卷官，以礼部尚书、侍郎任提调，由御史监试，考中称为甲科。陈汝衡在《吴敬梓传》提出了吴敬梓不应考的六笔资料，虽显示抱病，但是不说明真假，详见页 66。

的身份成名，即使被骗财也是有理性自觉的。他正在证明，成为名士是不必要通过传统的举业，平居豪举的实质目的是在以钱易名，制造天长县豪杰的传闻确实能让他在圈子内小有名气。正如第三十七回，郭孝子的一言正好达成了杜少卿的目的“少卿先生豪杰，天下共闻，我也不做客套……”（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465），当中韦四太爷曾三次以“豪杰”相称、其余者则是郭孝子和沈琼之。他也不是真的不求名，只是求名的方式有点新奇，与小说众人不太一样。但是，这个求名过程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那就是终身不得成就。吴敬梓不举业，但是又不阻止其子吴烺考取功名，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也许杜少卿只是理想的寄寓，他是可以轻易的选择弃考。这一刻，他舍弃功名利禄，从秀才的身份转变成名士，吴敬梓一旦弃考前途就可没了。

“奇人”的表现往往与现实的反差最大，他们是吴敬梓弃名的理想寄寓。章末登场的“四大奇人”，这一类人物本不该出现在小说里，全书都足以讽刺文人的追求为题，奇人的潇洒自如却反衬了文人的丑态。吴敬梓踌躇在“求名”与“不求名”之间，这些矛盾在不同的身份间来回穿梭。清代以反科举创作是种常见的现象，一方面嘲讽科举，一方面在执着于求取功名，可见这种创作倾向也在影响吴敬梓。

结语

《儒林外史》在笔法上保留了章回小说的规范技巧，例如让情节呼应、前后登场的人物形成性格上的雷同或对比，在结构方面却跳脱到了传统章回小说的范畴之外。它不是一般的小说，全书结构看似松散零落，情节之间不堪关联，实际上每个章节都正在互相贯穿。至于没有主角的小说，它不存在一位能够贯穿全书的主干人物。小说这类文体，真假各参半的创作笔法是常见的，但是《儒林外史》的真实成分是可据可考的。小说从现实中寻找素材，进行艺术加工，而描写达到逼真的程度。小说世界与现实生活保有一定的关系，是生活中人物的艺术概括，因此素材离不开现实根据，如《水浒传》只会借用指定的现实群体，如媒婆、差役、恶奴。但是，《儒林外史》却是在暗指示现实生活的某人，其大部分人物与事件绝非捏造。

小说的情节配合当下性展开，出于吴敬梓对生活的观察、奇闻轶事的关心，以及朋友间的互动。这包括吴敬梓与虚构的人格联系起来，他的自况人物杜少卿出现在第三十一回，并在交代完故事后退场了。小说的后半部几乎就是吴敬梓的自传，杜少卿在他中年时曾经易居南京，离开家园的人生转折驱动了小说情节，引出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正面人物登场，促成了后来的泰伯礼。如今，我们能晓得这些人，那是因为吴敬梓替他们立了“传”。因此，吴敬梓同时兼有双重身份，作者（叙述者）与角色（观察者）。

人物与对应原型“纠缠不清”，两者并不能简单的画上等号，若解读成同等就自是个误区，就如吴敬梓本人的面对成败的态度与情节的展开完全是两个案

列。即使杜少卿是个“奇人”，他的形象必须归咎于吴敬梓的生平，若不经历家族排斥、倾家荡产、求名不顺，不遭遇种种失落又怎么得以有感而发，道出现实不满的改写。当然，他的写作提供了选择的机会，两次抹消了不愿意看到的事实。

小说人物习惯性的围绕着功名而发，杜少卿不求财，独立的形象塑造不能切合小说的实际构思，正是描写的一个误区。事实上，他并不能够弃名，只是求名的方法有点特殊，奇人的传闻也无条件让众人三番四次的忆起，人物的性格和吴敬梓是离不开的。即使是站在核心地位的人物，也不排除在盲点的例外。因此，读者能够批判杜少卿的行为，看到他所不愿意察觉的事实。吴敬梓为了要把自己的理想赋予人物形象，因而在刻画这些人物性格时也有些委婉嘲讽，立图把自己的理想表露出来。

引用书目

一、 书籍

编纂委员会（2002a），《续修四库全书》第 1428 册《文木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纂委员会（2002b），《续修四库全书》第 1433 册《勉行堂文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美林（2006），《吴敬梓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陈美林（1992），《吴敬梓与儒林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陈汝衡（1981），《吴敬梓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丁锡根（1996），《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胡适（1986），《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台北：远流出版。

胡适著、季羨林主编（2003），《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胡益民、周月亮（2005），《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李汉秋（2001），《儒林外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海峰、李兵（2004），《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鲁迅（2011），《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鲁迅著，张兵、聂付生疏识（2012），《中国小说史略疏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美]商伟著、严蓓雯译（2012），《礼与十八世纪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201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2011）：《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日]青木正儿著、隋树森译（1976），《中国文学概说》，台北：台湾开明书店印行。

谭帆（2001），《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德威（2011），《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平（2001），《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王汝梅、张羽（2001），《中国小说理论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

王永健（2011），《但闻风流蕴籍明清章回小说中的性情》，苏州大学出版社。

杨昌年（1994），《古典小说名著析评》，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印行。

杨义（2004），《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蕾（2012），《“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 期刊论文

陈美林（1980），〈吴敬梓家世杂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页55。

陈美林（2004），〈试论吴敬梓的生活环境与儒林外史的地域特色〉，《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页179。

[美]林顺夫著、希春译（1984），〈《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事体结构〉，《中国的记叙文：评论文集》，页67-88。

潘旭澜（1957），〈关于《儒林外史》中人物与其原型之关系底若干探索〉，《复旦学报》，1957年第2期，页203-220。

平慧善（1993），〈杜少卿形象漫论〉，《浙江学报》，1993年第6期，页92-95。

谈凤梁（1984），〈《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江汉学刊》，1984年第一期，页63-72。

王超龙（2010），〈近年来儒林外史研究综述〉，《襄樊学院学报》，2010年第12期，页52-58。

吴组缃（1954），〈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人民文学》，1954年第8期，页42-53。

张天翼（1942），〈读儒林外史〉，《文艺杂志》，1942年第2期，页40-53。

章培恒（1982），〈《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页25-33。